

顾义生 杨亦鸣 著
张世禄 审订

审订

音韵易通

顾义生 著
杨亦鸣

张世禄 审订



ISBN 7-81031-510-0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音韵学是古代汉语课程中的一个难点，作者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为初学者编写了此书。在内容上，本书力图将音韵学研究的基本材料、基本方法和重要结论以及有关知识，原原本本地介绍给读者。在形式上，本书把上述内容归纳为若干个题目，每题集中谈一个问题，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行文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循序渐进，以众多实例阐述有关学理，使素有“绝学”之称的音韵学简单明了，通俗易懂，系统性、实用性强。可供各类高校文史专业师生和中学语文教师学习和参考，亦可供参加高教自学考试者自学之用。

音 韵 易 通

著 者 顾义生 杨亦鸣
审 订 张世禄
责任编辑 王德福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徐州师范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0.375 字数265千字
1989年9月第一版 1989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 - 81021 - 240 - 0

H·3 定价：5.00元

《音韵易通》序

张世禄

学大旦夏十月十平子八民一

顾义生和杨亦鸣两位同志，在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开设“音韵学”一课有年矣。他们积多年之经验，编写成这部《音韵易通》，并施之于教学实践，一方面又陆续修改，边教边改，如是者又有年矣。行将写成定稿，交付出版社出版。其间必有丰富的经验可告之于同仁。

关于音韵学教学通俗化的问题。一般人看来，汉语音韵学是一门比较难教难学的学科。要教好这门学科，首先教者要对该教材全部通晓，才能使学者容易接受，所谓“以己之昭昭，使人昭昭。”这是教者必需具备的条件。

如何能够做到使教者对教材完全通晓呢？

大抵汉语音韵学教材的内容，总是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音韵学的“学理”；另一部分是关于“事例”。教者首先须要了解学理和事例两相结合，能使两者互相说明，互相解释，这样才能全部通晓，化“艰深”为“易通”，这样才称通俗，才使之通晓易明。

如何能够在教学上使“学理”和“事例”两相解释呢？

凡遇有深奥难懂的学理，则根据简明事例来说明之。如是向所谓深奥者必化成简明易懂了。凡遇有艰深的复杂的事例，则将化成简单明瞭者矣。是之谓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义生同志和亦鸣同志所编的这部书稿是符合这个要求的。其有助于教学之改进和音韵知识之普及者可谓大矣！是为序。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复旦大学

前言

汉语音韵学是一门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用价值的传统学科，它着重研究汉语各个时期的语音系统及其演变规律，从而为语音规范化提供历史依据，促进汉语语音的健康发展，同时对于调查方言、古籍整理、文学欣赏乃至语文教学等也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发达的语言之一，因此汉语音韵的研究还有助于深入探索汉语与汉藏语系其他语言的关系，为重建原始汉藏语提供重要依据。近年来国内外汉语音韵的研究十分活跃，只是这方面的书见到的还不多，而适合初学者阅读的“入门”书尤为难觅。我们根据多年来从事音韵教学的实践经验，编写了这本小册子。

作为音韵学的入门书，有人主张应当原原本本地告诉读者：研究音韵有些什么材料可用？用什么方法去研究？现在已经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此种观点与本书的编写原则不谋而合，正是我们所努力追求的。在内容上，举凡音韵学研究的基本材料、基本方法和重要结论以及有关知识，本书都力图

原原本本地介绍给读者；在形式上，本书把上述内容归纳为若干个题目，每题集中谈一个问题，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行文中注意联系文学作品和中学语文课本的例子，力求深入浅出，使素有“绝学”之称的音韵学易于为读者所接受。初学音韵的同志在阅读本书时，可能会感到第一部分“音韵学的功用”较为难懂，这是正常的。有困难的读者也可直接从第二部分“音韵概述”开始看起，读完全书之后再回过头来读第一部分，便会感到通俗易懂、饶有兴味。希望本书能为普及音韵知识尽一点绵薄之力。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错误疏漏，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和读者不吝赐教。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徐州师范学院廖序东教授、古德敷教授、李成蹊教授和复旦大学许宝华教授的热情帮助，南京大学鲍明炜教授对初稿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特别是复旦大学张世禄教授，以年逾八旬的高龄审订原稿并赐序，尤使我们难以忘怀，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作者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徐州

。千册小
新告此本本取原出主入官，件口入函学音式斗
查照？族指去去式公什用？用何林林公什些音音族指；音
而新不佩取耳除的件本已点厥林地？果除的林公什既易益日
的族指学音凡举，土容内查。的来能式族指口舞景五，合
图式指件本，用映关音又以引除要重除式本基，林林本基

目 录

序	1
前言	1
一 音韵学的功用	1
1.1 音韵与通假字	1
1.2 音韵与汉字的构造	5
1.3 音韵与训诂	9
1.4 音韵与文言语法	14
1.5 音韵与古籍整理	18
1.6 音韵与推广普通话	23
1.7 音韵与中学语文教学	28
1.8 音韵与文学欣赏	33
1.9 音韵与工具书	37
二 音韵概述	41
2.1 百里不同音，千年不同韵	41
2.2 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	45
2.3 汉语音节的构成	50
2.4 学习音韵学的重要工具	53
——国际音标简介	58

2.5 怎样知道古人说话的实际读音.....	57
——谈谈古音构拟	
2.6 三十六字母是怎么一回事.....	63
2.7 古人对声母的分析.....	66
——五音、清浊和发送收	
2.8 有关韵的一组概念.....	72
——韵、韵部、韵目和韵字	
2.9 古人对韵母的分析.....	75
——等呼、洪细和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	
2.10 古人对声调的看法.....	79
2.11 双声叠韵及其应用.....	82
2.12 什么是反切.....	86
2.13 反切之前有哪些注音方法.....	89
2.14 反切的改进和新的注音方法的出现.....	94
三 声母及其演变	101
3.1 研究上古音声母的材料和方法.....	101
3.2 为什么广东的“番禺”读为“潘禺”.....	105
——“古无轻唇音”说	
3.3 为什么古代称印度为“天竺”.....	109
——“古无舌上音”说	
3.4 为什么“而翁”又作“乃翁”.....	112
——“娘日归泥”说	
3.5 为什么“自环为私”又作“自营为私”.....	115
——“喻三归匣”说	
3.6 “姨”怎么成了“弟”.....	120
——“喻四归定”说	
3.7 古人称笔为“不律”说明了什么.....	123
——谈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	
3.8 上古音的声母系统.....	126

3.9 古人是怎样研究中古音声母的·····	131
3.10 中古音的声母系统·····	135
3.11 “早梅诗”与近代音的声母系统·····	138
3.12 “道”和“到”是否同音·····	143
——关于浊音清化·····	
3.13 “酒浆”和“九江”是否同音·····	149
——关于尖团音·····	
3.14 普通话声母的来源·····	153
四 韵母及其演变 ·····	159
(一) 念本基的学略·····	
4.1 古韵的研究·····	159
4.2 古韵的分部·····	165
4.3 对转与旁转·····	168
——从“打”字的读音谈起·····	
4.4 唐玄宗读《尚书》为什么要改字·····	172
4.5 朱熹注《诗经》为什么要改读·····	176
4.6 韵书是怎样产生的·····	180
4.7 韵书和一般字典有什么不同·····	183
4.8 《广韵》是怎样一部书·····	187
4.9 中古音的韵母系统·····	198
4.10 平水韵的来源及其功用·····	206
4.11 《中原音韵》和近代音的韵母系统·····	211
4.12 普通话韵母的来源·····	219
五 声调及其演变 ·····	223
5.1 上古汉语的声调·····	223
5.2 古代入声的特点及其流变·····	228
5.3 中古四声及其在诗文上的应用·····	232
5.4 阴平和阳平是怎么来的·····	236
——谈“平分阴阳”·····	

5.5 “上声”的“上”为什么要念 shǎng	240
——谈“浊上变去”	
5.6 “促织”为什么改叫“趋趋”（蝓蝓）	244
——谈“入派三声”	
5.7 怎样根据普通话辨别古入声字	248
六 等韵简介	254
6.1 等韵学与等韵图	254
6.2 转和摄	260
——等韵学的基本概念（一）	
6.3 等和呼	265
——等韵学的基本概念（二）	
6.4 什么是等韵门法	271
七 诗词曲赋的用韵	275
7.1 《诗经》是怎样用韵的	275
7.2 《楚辞》是怎样用韵的	281
7.3 赋是怎样用韵的	285
7.4 汉魏六朝诗是怎样用韵的	289
7.5 唐诗是怎样用韵的	293
7.6 宋词是怎样用韵的	298
7.7 元曲是怎样用韵的	303
附录一 国际音标表	307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310

一 音韵学的功用

1.1 音韵与通假字

王安石作《诗新经》，起初把《诗经·豳风·七月》中“八月剥枣”的“剥”误解为剥皮的剥，他说：“剥者，剥其皮而进之，所以养老也。”当时，王安石住在南京紫金山麓，有一次他信步来到一个平民家里，问他家老翁到哪儿去了，回答说：“去扑枣。”王安石联想到“八月剥枣”的诗句，顿时恍然大悟：原来“剥枣”即“扑枣”！也就是把树上的枣轻轻地打落下来。于是他立刻修正了这条注释。又，《楚辞·九歌·东君》有两句诗：“絙（gēng）瑟兮交鼓，箫钟兮瑶簋（jǔ）。”^①南宋洪兴祖作《楚辞补注》，把“箫钟”当作两种乐器，他说：“箫钟者，取二乐声之相应者互奏之。”已经刻好板，即将付印，正巧有个客人来访，见到这条注释后说：一本‘箫’作‘掬’，《广韵》训为击也。盖是击钟，正与‘絙瑟’为对耳。”洪兴祖十分感激，并当即修改。这是宋人洪迈《容斋随笔》中记载的两则饶有兴味的小故事。文学创作有所谓“一字师”，传为佳话，这两则也可算是语言文字方面的“一字师”吧。

为什么“剥枣”不能解释为剥去枣皮，“箫钟”不能解释为箫和钟两种乐器呢？因为“剥”和“箫”在这儿都是通假字。古人赋诗作文，每每不用本字，而借用音同或音近的

^① “絙”，急张弦。“交鼓”，相对击鼓。“瑶”通“摇”。“簋”，悬挂钟的木架。

字来代替。比如表示“击”的意思本有个“攴(pū)”字，《说文》：“攴，小击也，从又卜声。”“攴”即鞭扑的扑。剥和扑古音相近，古人便借用“剥”来表示扑的意义。同样，《广韵》：“掬，击也。”“箫”和“掬”古音相同，古人便借用“箫”来代替敲击义的“掬”。王安石、洪兴祖起初并不知道它们是通假字，仍按其义训释，因而牵强附会，扞格难通。正如清代学者王引之所说：“经典古字，声近而通，则有不限于无字之假借者，往往本字见存，而古则不用本字，而用同声之字。学者改本字读之，则怡然理顺；依借字解之，则以文害词。”^①由此可见，掌握通假字对于阅读古书有着重要的作用。

要想真正了解古代书面语中大量存在的通假现象，必须具备一定的音韵知识。因为只有古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才能通假，而语音是不断变化的，古代音同或音近的字，今天未必相同或相近，因此只有懂得古今音变的一些规律，才能依音破字，读其本字，从而提高阅读古书的能力。例如：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孟子·告子下》)

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史记·秦始皇本纪》)

乃欲以太古久远之事匡拂天子。(《汉书·盖宽饶传》)

以上三例中“拂士”、“辅拂”、“匡拂”的“拂”，本义为拂拭，《说文》：“拂，过击也。”徐锴曰：“击而过之也。”但在这儿显然不是用其本义，而是通“弼”，《说文》：“弼，辅也。”指辅佐君主，直谏而矫正其过失。拂和弼，在普通话中声韵调都不相同，但按古音，二字声母都

^① 王引之《经义述闻·通说下》。

是双唇音，韵部和声调都相同，因而可以通假。又如：

国危不而安，患结不而解，何谓贵智？（《淮南子·人间训》）

著书表文，论说古今，万不耐一。（《论衡·超奇》）

前一例两个“而”字均通“能”。王念孙《读书杂志》曰：“‘而’读曰‘能’，言危不能安，患不能解，则无为贵智也。后人不知‘而’与‘能’同，遂改为‘国危而不安，患结而不解’矣。”后一例“耐”也通“能”。“而”、“耐”、“能”三字，今天读音各不相同，然而上古属于同一韵部，声母也相同或相近，因而“而”、“耐”二字都可通“能”。

于齐，王赧兼金一百镒而不受；于宋，归七十镒而受。（《论衡·刺孟》）

〔苏秦〕形容枯槁，面目犁黑，状有归色。（《战国策·秦一》）

前一例“归”与“赧”对文，“归”通赧赠的“赧”。后一例“归”通惭愧的“愧”。“归”与“赧”、“愧”古韵相同，声母相同或相近，因而同一“归”字可与“赧”、“愧”通假。

十分显然，古音相同或相近，是构成通假的必要条件，因此学点音韵学，可以加深对古音通假的认识，不仅能知其然，而且可以知其所以然。

另外，求解通假字，必须掌握音韵规律。黄侃曾作《求本字捷术》一文，主张依据“音同”、“音近”、“音转”三例，作为从通假字考求本字的途径。他说：“大氏（抵）见一字，而不了本义，须先就《切韵》同音之字求之。不得，则就古韵同音求之，不得者，盖已鲜。如更不能得，更就异韵同声之字求之。更不能得，更就同韵、同类或异韵、同类之字求之。……此言虽简，实为据借字以求本字之不易定

法。”比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躁者有余病，即饮以消石一剂，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豆比”二字，以往注家多所误解，其实即指小豆。《颜氏家训·勉学》曰：

“吾在益州，与数人同坐，初晴日明，见地上小光，问左右此是何物？有一蜀竖就视，答云：‘是豆逼耳。’相顾愕然，不知所谓。命取将来，乃小豆也。穷访蜀士，呼粒为逼，时莫之解。吾云：‘《三苍》《说文》，此字白下为匕，皆训粒。《通俗文》音方力反。’从皆欢悟。”颜氏认为“逼”是

“𣎵”（bī）的通假字。《说文》：“𣎵，天一粒也。”“豆逼”即“豆𣎵”，指小豆。而《史记》“豆比”的“比”与“𣎵”双声，因而“比”也是“𣎵”的通假字^①。这就是黄侃所说的“音转”，即双声通假，黄侃把音韵作为破假借、求本字的一把钥匙，可谓深得通假的奥秘。正如清代学者朱骏声所说：“不知假借者，不可与读古书；不明古音者，不足以识假借。”^②

另外，掌握一定的音韵知识，可以避免滥用通假。现在有种情况值得注意，有些同志不管古音是否相同或相近，凡是古诗文中自以为难以讲通的字，就说是“通假”。比如辛弃疾《摸鱼儿》词中有“惜春长怕花开早”之语，有人认为“长”是“常”的通假字。“长”和“常”今天虽然同音，但古音相差甚远（“长”属澄母，“常”属禅母），难以通假，何况长短的“长”可以引申为经常的“常”。既然二字意义有关联，就不能叫通假^③。这显然是由于不懂古音而导致的滥用通假。

有的字虽然是通假字，但是通什么字，则须依据音义，

① 见徐复《读〈义府续貂〉识语》，载蒋礼鸿《义府续貂》卷首。

②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自叙》。

③ 参阅《王力论学新著》240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慎重考求。比如《晏子春秋》：“圣人非所与熙也，寡人反取病焉。”有人认为“熙”通“戏”，是戏弄之意。其实“熙”应通“哈”。屈原《九章·惜诵》：“行不群以颠越兮，又众北之所哈也。”王逸注曰：“哈，笑也。楚人谓相啁（通“嘲”）笑曰哈。”“圣人非所与熙也”，是楚王说的，自然用楚语，而且“熙”和“哈”上古同属晓母之部，是同音通假。如果把“熙”看作“戏”的通假字，则不仅失去了楚方言的色彩，而且在语音上缺乏充分的依据。“戏”上古属晓母鱼部，虽然与“熙”声母相同，但韵部相差较远。双声通假，韵部必须相近，否则不能构成通假。从现代音看“熙”和“戏”音近，但按古音，则“熙”与“哈”同音。通假是古代的一种语言文字现象，当以古音为准。因此，要避免误用或滥用通假，必须具备一定的古音知识。

1.2 音韵与汉字的构造

关于汉字的构造，我国古代有所谓“六书”的说法，其中“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者，字之体也；转注、假借二者，字之用也”^①，换言之，六书的前四种是造字之法，至于转注和假借并不产生新字，因而只是用字之法。在造字法中，又以形声为主。形声字具有表音成分，因而与音韵有密切的关系。

首先，音韵学的研究，加深了对形声字的认识。形声字是由意符和声符两部分构成的，意符表示形声字本义所属的意义范畴，声符则表示形声字的读音。由于形声字大都是历史的产物，因而不了解古音就不可能真正懂得形声字。宋初文

^①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十五引戴震语。

字学家徐铉、徐锴是整理校订《说文》的功臣，但由于他们不懂古音，对一些形声字的处理时有失误。他们用宋初的语音来衡量《说文》中的形声字，凡《说文》形声字的读音和声符的读音在宋初相差较远的，徐锴所著《说文解字系传》往往存疑，而徐铉奉诏校订《说文》辄删“声”字，致使“形声”成了“会意”。例如“瑞”是形声字，由于宋初“瑞”和声符“耑”读音不相近，徐锴《系传》便说：“耑”下或有声字，误也。”徐铉则索性删去“声”字，因而现行大徐本《说文》作“瑞，从玉耑”，成了会意字。其实上古“耑”有“揣”音，如《庄子·胠篋篇》“耑”字《经典释文》注曰：“耑音揣”。“揣”从“耑”得声，“瑞”与“揣”构造方式相同，也当属形声字。又如“普”从日并声，大徐本删去“并声”的“声”字，其实上古“并”“普”声近，“并”是声符^①。由此可见，音韵学对于研究汉字的构造具有重要的作用。

其次，音韵学的研究，加深了对声符表音功能的认识。

清代音韵学家在研究上古音的过程中，发现声符相同的形声字在《诗经》中往往能直接地或间接地互相押韵。例如《豳风·东山》三章以“埵(dié)室、室、至”为韵，《周颂·良耜》以“埵(zhì)、栗、栴、室”为韵。可见从“至”得声的“埵、室、室、埵”等字在《诗经》中可以互相押韵，属于同一韵部，段玉裁曾把这种现象总结为“同谐声者必同部”。另外，从“至”得声的字上古都念舌头音，声母也相同或相近。又譬如“滑”从“骨”得声，而《史记·滑稽列传》的“滑”《广韵》正音“骨”。这就表明上古时期声符

^① 参阅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四《二徐私改谐声字》条，又《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七《跋说文解字》条。